



龙眼花开正当时

□倪怡方

闽南初夏是龙眼花开时节,那米粒大小的花朵,黄白相间,密密匝匝地缀满枝头。它不张扬、不鲜艳,却自带一缕清香,在湿润的空气里似有若无地飘散。小时候,我从未留意过这些不起眼的小花,直到四十多年前那个夏天,一切才悄然改变。

那时,我在师专中文班读书。一次写作课上,老师布置了以龙眼花为主题的作文。为了完成作业,我们几个人钻进图书馆翻查资料,才发现平日里司空见惯的龙眼花,竟藏着许多动人的秘密。更让人着迷的是那些米粒般大小的龙眼花,低调内敛、朴实无华,却能孕育出甘甜的果实,悄然带给我们感动与启迪。

就在那个夏天,我们几个同学自发成立了“龙眼花”文学兴趣小组。几颗年轻的心,因对文字的痴迷紧紧聚拢。我们在宿舍切磋习作,在龙眼花下朗诵诗歌,在小城的旧书店淘觅好书。我们自编了两期《龙眼花》,薄薄的册子、粗糙的纸张,是我们梦想最初的模样,青涩,却格外珍贵。毕业后,大家各奔东西,有人从教、有

人从政、有人经商。生活的琐碎,渐渐将年少时的文学梦挤到角落。岁月流水,褪去青涩年华,冲淡了旧日热忱,却冲不散我心底的文学情怀。每逢同学相聚,话题绕不开龙眼花,绕不开那段纯粹的青春时光。那两期油印刊物,至今仍有同学悉心珍藏,纵使纸张泛黄、字迹模糊,已然成为我们最珍贵的青春信物。

退休之后,生活节奏骤然放缓,多了闲暇与从容。不知是谁在同学群提议:再续《龙眼花》吧。一句提议,如石子投湖,在众人心底漾开层层涟漪。我们这群鬓发斑白的老同学,重整旗鼓,陆续编印了五期《龙眼花》。中断数十年的文学琴瑟再度奏响,文字重新充盈我们的生活,一如当年求学的纯粹时光。

这六七年间,我重拾笔墨初心。起初只为同学群里交流的《龙眼花》撰稿,写着写着,便再也停不下笔。童年趣事、故乡风物、至亲温情、游历见闻、读书感悟、家乡美食,悉数从记忆深处奔涌而来,在笔尖缓缓复活。自去年夏天起,我从中甄选九十九篇作品,整理集结,筹备出版事宜。

如今,我的散文集《龙眼花正开》顺利付梓,全书共计二十一万字,分为五辑。第一辑《岁月沉香》,收录童年记忆;《小人书》是旧时光的奢侈品,亦是我的文学启蒙;《割茅草》记录了我跟随父母在山村生活劳作的点滴;《只缘北渠清如许》还原了中学时代集体劳动的鲜活场景;《吃番薯配高丽菜》真实再现知青农场的质朴岁月。第二辑《故土情深》,既有《心中的桥》《故乡情思》这类乡土告白,也有《父亲喜爱的歌》《陪伴》《弄孙趣事》等温情亲情随笔。第三辑《山海行吟》,收录退休后的游历足迹,既记录草庵寺、净峰寺、李光地故居、紫帽山、宝盖山、九日山等本地风物,也收录西域甘青线、潮汕、贵州、湖北恩施等地见闻,字里行间满是山河热爱与人文景仰。第四辑《墨香絮语》,囊括《最是书香能醉人》《读书是一场心灵之旅》等读书心得,《千家诗伴我行》《爱上蝴蝶兰》等诗花木赏析,以及《煮茶心语》《人生贵在坚持》等人生感悟。第五辑《舌尖乡愁》,借土笋冻、巴浪鱼、蚵仔煎、蒜蓉枝等特色家乡美食,娓娓道来浓郁绵长的故土情愫。

这本文集,恰似迟开的龙眼花,平凡质朴、默默绽放。惟愿以一缕淡淡书香,致敬我挚爱的故土,赠予一路相伴的亲友故人。



《龙眼花正开》倪怡方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

作者名片

倪怡方,泉州市作协会员。退休后潜心文学创作,至今已在省内报刊发表小说、散文一百七十多篇,累计三十多万字。



好故事的开头,如一把钥匙,轻轻转动之下,一方世界至此开启。



阴翳里的东方美学

□章剑峰

节假日,被层出不穷的弹窗广告诱导,阴差阳错自驾游去一座小县城,结果经历了一场闹剧。

这时,我想起多年前读过日本唯美派文学代表作家谷崎润一郎的随笔《旅行杂话》。他在文中提倡旅行要“反其道而行”:哪里被舆论大肆宣传,便避开那里。他不空谈宏大美学,也不作深奥思辨,这套旅行观念,与整本书中他极力推崇的阴翳审美一脉相承:不追求刺目明亮、张扬华丽,偏爱含蓄朴素、留有空白的意趣,于清静简单之间,品出旅途与生活本真的滋味。

这篇随笔收录于谷崎润一郎最负盛名的随笔集《阴翳礼赞》,作品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。彼时日本正处在全盘西化的浪潮中,民众盲目追捧西式的明亮、华丽与现代感,渐渐舍弃本土传承千年的审美与生活方式。谷崎润一郎却清醒洞察到,东方美学和西方张扬、追求极致的风格截然不同,东方崇尚含蓄留白、闲寂安然,讲求“清寒即风流”的境界。于是他以致致细腻的观察,赞颂那些被世人忽略的幽暗、朦胧光影,重新定义了另一种美的形态,将其称作“阴翳之美”。

作者笔下的“阴翳”,绝非黑暗晦涩,而是光线过滤后自然形成、明暗交错、光影朦胧的独特意境。他跳出世人“唯有明亮才是美”的固有思维,在人间烟火、传统风物里,发掘阴翳独有的韵味。书中先从日式住宅布局落笔,直言日式居室的美感,全然依托浓淡层次而生。屋内避开直射骄阳,只借庭院反射的微光透过纸窗缓缓漫入素净房间,光影缓缓流动,没有刺眼强光,却让空间静谧柔和,美不会直白袒露,尽数藏在层层光影之间。

这份对阴翳的偏爱,遍布东方各类器物、饮食与日常细节。在谷崎润一郎笔下,幽暗灯光下漆器温润柔和的光泽,古旧陶瓷经岁月摩挲沉淀的沉静包浆,薄暗光线里羊羹深邃温润的质感,无一不依托阴翳成就独特美感。西方人偏爱器物锃亮夺目,东方人却钟情时光沉淀出的温润哑光;那些看似陈旧的痕迹,是岁月馈赠。人间温度,在朦胧光影衬托下褪去浮华,尽显醇厚雅致。就连日常饮食也离不开阴翳烘托,幽暗柔和的环境,更能衬出食物绵长本味,让用餐成为兼顾味觉与视觉的美学体验,这便是东方人“于细微处见风雅”的生活智慧。

此书表面只是赞颂阴翳独有的美感,深层却是作者坚守东方传统审美、温和抵抗西方文明过度侵蚀的心声。难得的是,这本书的美学价值早已超越文学范畴,成为东方美学、现代设计的经典参考。原研哉的极简设计、隈研吾的建筑思想,无数创作者从阴翳美学中汲取养分。美从没有唯一标准。

作者借文字提醒世人:接纳阴翳,体会光影交错的温柔,读懂含蓄内敛的美好,方能在浮躁世间守住内心安然,寻回生活原本的诗意。《阴翳礼赞》不只是一本美学随笔,更是一篇东方审美精神宣言,值得静心细读。

外出旅行如此,生活亦是同理。避开千篇一律的喧嚣网红风景,放下对极致光鲜的执念,在朴素清静中寻觅属于自己的阴翳诗意,方能寻回旅途与生活本该有的松弛安然。



《阴翳礼赞》(日)谷崎润一郎著 台海出版社



在接纳中流向大海

□李宣华

“最近看一本文集,很喜欢,扎十一惹的《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》,一些人生而是从土里挣扎着爬起来的,艰难开局却向阳花开,因为她坚信自己的每一步都在走向美好……”一位长期深耕出版界的文友在朋友圈推送这段感触,我恰好在上海出差,当即买书品读。

坦白说,收藏并读过不少书籍的我,在此之前,对作者扎十一惹完全陌生。乘车途中,我急忙查阅资料,一番恶补。就这样,一位彝族姑娘从云南偏远山寨向我款款走来。书中作者这样介绍自己:“扎是家族名字,十一是我出生的季节,惹是一种草……”

这株草有着怎样的生命姿态?《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》是扎十一惹创作的首部非虚构文学作品,以代序“内心的房间”拉开序幕,再以时间为轴,由“寨子里的童年”“从山寨到城市”“阿妈、姐姐和我”“女性乡邻的故事”等章节展开,最后以“回到寨子”作为尾声收束全篇。《童年的村子》《野猪》《蚂蚁唱歌》《谢谢稻田》《和阿妈的一次争吵》《结婚那一天》……一篇又一篇,写寻常一日三餐、四季晨昏。寨子里的日常琐碎,生活中诸多不如意与不完美,在作者行云流水的描述中,平淡而真挚。读后,心底被悄然触动,心绪随之起伏,难以忘怀。

“不管经历怎样的遗憾和痛苦,人最后都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与之共处。”“只要你接纳了这一切,接纳自己的好,接纳自己的坏,允许一切发生,就不会再感觉到不舒服了。生活就是生活本身,我们让它流动就可以了。”学会接纳!这就是一位柔弱女子内心深处生发出的力量源泉。

其实,在买书当天,坐在中巴车上翻开《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》时,我也曾短暂疑虑:这本书会不会走李娟《遥远的向日葵地》那条路子,风格相近,缺乏新意?细读之后才发现,二者文风截然不同。李娟的文字基调“明亮且温暖”,以诗意般的想象和明亮细腻的笔调,奏响一曲“向日葵地”的牧歌。扎十一惹则直面在寨子内外成长的烦恼,甚至窘迫,笔触粗粝,在拉家常般的倾诉

中透露出坚韧的力量。我在读其《干不完的农活儿》一文时,心弦不由得绷紧:“我们的手指总是黑的,不同于晒黑,它是被染黑的,看起来臭臭的,像从未洗过手。”“可惜我的成绩并不好,农活儿也没有因为我读书而变少,寒暑假的农活儿变得越来越多。”还好,她没有因此而自卑自弃,“农活儿能支撑我那飘摇的自我认同感,让我觉得在做一些‘有用的事’,也让我有了一个盼头……否则那些因为读不进书而灰心、迷茫、担忧的日子,我该如何独自撑过去呢?”

《在县城读高中》一文亦是如此。作者写自己跟不上学习节奏,“我在其中就像一只尚未进化成人类的猿猴,茫然地旁观着。”她写自己入读同学家,“我不好意思在浴室痛快地洗澡,上完厕所以后会蹲下来检查马桶有没有留下使用的痕迹。”她说她没有破茧成蝶,“不像青春片里的少女,到了片尾就会逆袭。”“但我还是想读书,不读书就会往下坠,必须读书。”

生活不易,不过,“风有时候强,有时候弱,但它总会来”(《许多种天气》)。何况,还有她小时候总憧憬着的事:“春节来了,春天就来了,门口的野草又开始发出嫩芽,风把草絮吹得到处都是,布谷鸟咕咕咕”(《小时候的冬天》)。这是一种从土里倔强冒出的力量,正如这本书自始至终都弥漫着一份坚定而不屈的信念:“我坚信自己的每一步都在走向美好”。也正如那天引领我买下这本书,读完这本书的那位文友在朋友圈所写:“你觉得生活不如意,那就用更大的世界去稀释它。溪涧里的水花,放到大海里,它就不值得一提了。”



《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》扎十一惹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

“牛车上”的两扇窗

□房向东

文学里总有些牛车,吱吱呀呀地,不知要行向何方。车上的人,心事浩茫,思绪比路更长。

有两个汉子,是钢铁战士,或将成为钢铁战士,一个叫保尔,一个叫葛利高里,都在牛车上遇见了女人,都摇了摇头,说了声“不”。可这两个“不”字,一个从云端落下,一个从土里钻出,竟划出了男人心路的两端、男人成长的历程。

保尔的那辆牛车,其实是间牢房。黑暗拥着所有人,也拥着那位叫赫里斯季娜的姑娘。她把自己托付给他,想把自己托付给一个同样受苦的人,总好过明日被仇敌夺了去。

保尔像块还没淬火的钢。他心跳得厉害,年轻人的血是热的。可他推开了她(与此近似,约翰·克利斯朵夫最终逃离了萨皮娜虚掩的门)。保尔心里亮着一盏灯,照见她的苦,也照见自己的路。那灯是理想,是对于“革命者”该如何的自我虚构。他甚至想到了冬妮亚——那个如泉水般清冽的少女,仿佛一想她,眼前污垢便被荡涤了三分。

他的拒绝,是少年人的“持戒”。因未曾拥有,他不懂得怎样拥有,故能谨守;这份克制里,带着几分无邪,几分庄严,是人生的起点,是不知所措的坐怀不乱。

葛利高里的牛车,却真实地行走在顿河草原上。他已不是雏鹰,而是被枪炮、背叛和死亡揉碎了又勉强拼起的荒野孤狼,用中国一部电影片名来说,便是“老炮儿”。赶车的是个无名无姓的寡妇,像大地一样丰饶,丰乳肥臀。她邀他取暖,有意与他相互慰藉,共度寒夜。

葛利高里同样拒绝了。嘴里吐出一句极其自然也极沉重的话:“要是两年前……”

“两年前”他会如何?他必不会拒绝。那时的他,是哥萨克的雄鹰,爱与欲皆如烈火,烧得痛快淋漓。可如今,烈火燃尽了,只剩下灰煜煜的疲惫。他心里只揣着一个人——阿克西妮娅。她不再是他年轻时偷情

的情人,而是他破碎人生里唯一的港湾。

他的拒绝,出于饱经沧桑者的“归心”。并非没有了欲望,而是所有的欲望,都已汇成一条静静的河,只想流归一处。他不愿再节外生枝,玷污了这最后一点纯粹的念想。

一个少年人,稚嫩如新叶上欲滴的露珠,因未曾经历而本能地拒绝。他推开一扇门,是为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他的情爱,在未来,在云端,是需要昂头仰望的星星和月亮,是星空。

一个沧桑客,却因经历了一切而有了不假思索的拒绝。他关上一扇窗,是为了守住最后一盏灯火。他的爱,在过往,在归途,是需要用命去守护的归宿。

坐怀不乱。保尔的“不乱”,像一出庄严的序曲;葛利高里的“不乱”,是一曲挽歌的尾声。

两辆牛车,两道车辙,一左一右,并排印在人性最深的荒原上。男人的成长,终究是从“我想如何”到“我该如何”,最后走到“我只能如何”的过程。

“牛车上”,保尔与葛利高里都拒绝了,拒绝是相同的,但本质是不同的,保尔的拒绝是起点,葛利高里是终点,都是为了爱,都是情爱。男人也需要成长,从保尔到葛利高里,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。钢铁是冰冷的,因为它被最高的烈焰凝固。饱经沧桑的老男人都像一座锈迹斑斑的铸铁雕像,外表冷若冰霜。

阿克西妮娅从马上落下,死在葛利高里怀里。此后的路上,葛利高里不再有爱,只是想着,什么时候和阿克西妮娅一样,融入大地母亲的怀抱。



精彩书摘

●心有雷霆面若静湖,这是生命的厚度,是沧桑堆积起来的。
——麦家《人生海海》

●我们很少信任比我们好的人,宁肯避免与他们来往。相反,我们常对与我们相似,和我们有着共同弱点的人吐露心迹。我们并不希望改换弱点,只希望受到怜悯与鼓励。
——加缪《局外人》

●少年心动是仲夏夜的荒原,割不完烧不尽。长风一吹,野草就连了天。
——木苏里《某某》

●生命的真正意义在于能够自由地享受阳光、森林、山峦、草地、河流,在于平平常常的满足。
——列夫·托尔斯泰《战争与和平》

●我以为,不断地自我突破,自我调整,自我修正,才是一生中向上爬的力量。
——三毛《亲爱的三毛》

●弄清楚自己要什么,实在是很难的事,也许要花费很多时间。但摸索摸索,慢慢摸索,人生蛮长的,总会弄清楚的。
——匡扶《回答不了》

●什么都可以想,什么都可以不想,便觉是个自由的人。
——朱自清《荷塘月色》

●不可能老是想着你,你不是我火烧眉毛的生活,但在闲暇的时候,就会偶尔把你想起,想起你我站在灵魂深处,就那样互望着。
——海桑《想起一个遥远的朋友》



《东走西顾》

内容简介:

这是一本文化旅游散文集。作者李伟明用双脚丈量大地,用心灵对话岁月,历时多年,将行走全国各地的所见、所思、所感,连同阅读积累、人生阅历与深刻体悟,沉淀为缕缕书香。全书收录六十八篇散文,字字珠玑,意境深远,既展现各地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,亦在行走与思悟之间,淬炼出耐人寻味的人生洞见,令人掩卷之余,久久沉吟。



李伟明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

《苏东坡全传》

内容简介:

苏轼与苏东坡,恰似一枚硬币的两面。谈及苏轼,他是历史上顶尖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书法家、政治家,是豁达乐天的文化符号;谈及苏东坡,他则褪去光环,化身毒舌直率、爱憎分明的普通人,有傲气、有失意、有脆弱,也有平凡人的喜怒哀乐。《苏东坡全传》是度阴山耗时多年潜心创作的人物传记,意在剥离后世滤镜,把高高在上的“文圣苏轼”还原为有血有肉、真实鲜活的“凡人苏东坡”。



度阴山著 中信出版集团